

<<走过硝烟的梦-一个老兵的画中人生>>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走过硝烟的梦-一个老兵的画中人生>>

13位ISBN编号：9787500839934

10位ISBN编号：7500839936

出版时间：2008-3

出版时间：中国工人出版社

作者：敏毅

页数：24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前言

老人在看孩子画画。

屋里落满午后斜阳，老人和孩子浸沐在光线中。

4岁的孩子，笔下所有的形状，都歪歪扭扭。

她在画一个跳舞的女孩儿，星星到处都是。

老人笑了，拿起孩子的画说：这多像毕加索画的哟。

孩子不干了。

她觉察出老人不是在夸她，一把抢过画，用手捂住。

“小贝贝，爷爷教你画小人儿。

” 看得出，老人极力稳住握笔的手，但画面的线条仍在颤抖，画出来的同样是一个歪歪扭扭的小人儿。

老人停笔，放弃努力。

对于我，一个在异乡漂流多年的游子而言，这个情景有着不可言喻的温馨，但也暗示着生命兴衰交替这个过程的美好与短促。

老人和孩子，是我父亲和他的孙女。

我想对贝贝说，爷爷画画好着呢，你要听爷爷的。

贝贝却指着爷爷画的画，大声说，好丑！

好丑！

喜欢画画的孩子不知道，爷爷在战争年代的经历，全部与画画相联，可当他想教小孙女画几笔时，已经连笔都握不稳了。

这未免令人感伤。

在我的儿时记忆中，父亲有“画小人儿”的爱好。

他有时兴致所至，信手拈来一些纸片，画我妈妈、我弟弟和我。

看到我们在父亲笔下，全是那种大脑袋、小身子的卡通形象，我就说，爸，你能不能把我画得好看些？

父亲说，你就是这样噢。

我不高兴了。

由此对父亲的画不那么留意。

长大之后，从没想到父亲有一段特别的经历，更没想到他还保留着半个世纪前的速写本。

速写本一直压在箱底。

多少年都过去了，它在黑暗中等待什么？

那年，我回家探亲，半个月里，花了许多时间，帮父亲整理积存已久的图片和文字资料。

打开旧樟木箱，一个已经变得乌暗的牛皮纸信封终于重见天日。

信封上有父亲的字迹：我的画。

老信封被“我的画”撑得饱满欲裂，像一枚熟透的硕大果实。

看到这个速写本的第一眼，我就明白了，它一直在等我。

在等待中，它甚至有了自己的意愿、自己的耐心。

父亲说：你每次回家都来去匆匆，我还没顾上找出速写本，你又走了。

说是“本”，并不准确。

那只是些发黄的纸片，淡淡的铅笔印和墨迹很勉强地附在上面，稍不小心触碰就会脱落。

岁月悄无声息地把它打磨成了易碎品。

我小心翼翼地摊开不规则地叠在一起的纸片，认出了它们的分量。

画面的内容，与上世纪30年代中后期至50年代初发生在中国和朝鲜的三场战争有关。

我以为你看不上那些画。

父亲解释说。

父亲对我的理解，就这样在误解中持续了许多年。

<<走过硝烟的梦-一个老兵的画中人生>>

我握住父亲的手。

这双手，黯黄，还褐斑点点。

母亲坐在一旁，说，那些画一直压在箱底，多少次我想帮他整理一下，他都不让。

我说让女儿探家时帮你整理吧，他却说放着吧，女儿难得回家一趟。

天色转暗，父亲沉默着。

其实他一直在等着这个时刻的到来，等着我走进他的岁月。

父亲13岁时走上救亡战场，因而后来有了一个特定的称呼：“三八式”干部。

那段历史在他的人生中留下很深的烙印，那是整整一代人的烙印。

只不过，他把这个烙印“复印”到了纸上，而且用的是“正在进行时”。

在一个文化、咨询和记录手段相对于今天都还十分落后的年代，能以这种方式记录自己所见所闻的人毕竟不多。

父亲并不是一个专业画家，却用画笔记录了他所见过的人和事情。

那大多是些在国难当头穿上军装的农民或青年知识分子。

他们先是扛枪打日本鬼子，打下江山后又去尽国际主义义务。

这种轰轰烈烈的人生轨迹现在就散落在一张张发黄的小纸片上。

从与这些人物有关的故事中，我能感受到那种具有英雄意味的东西。

那是一个人在责任、感召力和重大目标下产生的激情与选择。

这些字眼都是时间的名字，主角消失了，它们也变得模糊不清。

埋藏了许多年之后，速写本中的人物被我的目光激活。

像在春天苏醒的小树林，突然就在我眼前舒展枝叶。

我感到阵阵来风。

看到速写本那夜，我几乎一夜无眠。

上学的孩子用细嫩的嗓音呼唤同伴，清晨就这样开始。

孩子的嗓音提醒了我，我决定把速写本里的故事写出来。

故事里，是一个画画的孩子从小到大所经历的三场战争。

从做出决定的那天起，我守住父亲，走笔如飞，记录他回忆的每一个细节。

这情形类似于角色转换，我成了一个严格的家长，督促孩子做功课。

父亲讲累了，就说，今天就到这里，行不？

父亲向门外走去，拐棍在水泥楼梯上敲击出间隔均匀的节奏，好像是空山中僧人的木鱼在响。

父亲的下一个功课，是在住所大院里散步两圈。

其中一圈是母亲规定的。

他总是走一圈就坐下休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父亲眯起眼，无声地坐在大院的楼层前。

一排低矮的木凳上，高高低低坐着一些老年人，互相说着话，不时也笑。

父亲坐在他们当中，因为听力不好，再加上天性内向，常常独自发呆。

但独自发呆并不等于头脑一片空白。

这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他有时会突然低声唱起他的《三纵队之歌》，或者是《青年进行曲》之类的老歌，让他身边的同辈人发笑或发怔。

他丝毫不觉尴尬。

他对我说，那样坐着，很容易就回到过去。

我说，爸，咱们回家吧。

我挽着他的胳膊走。

说走，也不准确。

他是用鞋底蹭着路面，缓慢移动。

人，年轻的时候，怎么就像飞鸟一样，展开巨翅，忽地一下就穿过了近70年？

父亲，像一本书。

<<走过硝烟的梦-一个老兵的画中人生>>

小时候，我读不懂；长大以后，又无暇去读。

在忙碌中最先被忽略的，是身边的这本书。

回头想想，我们所顾及的许多东西，都是空洞的。

而最珍贵的，总在不经意间失落。

当我轻轻吹去书面上的灰尘，想要仔细读读时，父亲的生命，已被岁月悄无声息地打磨成了“易碎品”。

父亲无可避免地老下去了，连举手投足都十分费劲；而他身后那段历史，又长得足以令人回味！

如果把父亲还原成一个生命个体，从他们这些“老一代”的人生积淀中，我们可以找到一种连通着“新一代”、“新新人类”以及“更新一代”所共有的体验，特别是被称为“命运”的那种东西。

当少年父亲、当我、当每个人试图画出自己的人生轨迹时，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画我们。

如果，让父亲带着他的速写本，再一次回到他的岁月，他还会写出这样一条人生轨迹吗？

如果，让我带着父亲的速写本，回到他的岁月，我又会写出怎样一条人生轨迹？

父亲同意这种说法，我们是用和我们的梦相同的材料做成的。

他也同意我的说法，我们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

记起多年以前，我从美国回家探亲。

父亲说他画过一些画，想和我探讨探讨。

他正要拉开那扇油漆有些剥落的深棕色壁柜时，友人来的一个电话就把我召走了。

吃喝怀旧，聚会很晚才散。

临出门前，我说，爸，咱以后再探讨吧。

这一“以后”，就是许多年。

也许，父亲因此以为我瞧不上那些画而不再提起。

期间，父亲因为不好好遵医嘱吃药，经历了第二次中风。

父亲从中风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有一种气定神闲的面容，只是脚下还不太稳。

周末吃过早饭，他就独自下楼，坐在大院的花园里等他的孙女贝贝。

那是他生命中的阳光。

贝贝4岁时，一进爷爷家门就说，画画，画画。

爷爷赶紧找出许多纸，一面已用过的那种。

贝贝推开纸，说，不白。

爷爷说，我看可以，先用来练习。

贝贝说，不可以。

爷爷翻出没用过的速写本，说，爷爷做的，给你啦。

贝贝还是不要，说，不白。

爷爷回到书房，一阵忙乱。

当他再次来到贝贝面前，手上举着几张纸，白得耀眼。

平心而论，贝贝的画从造型、图案到色彩搭配，是有那么点儿毕加索。

父亲的眼光不错。

毕大师本人就承认，他耗费毕生，学习像儿童一样画画。

这句话其实也说出了老人和孩子之间的一种对应关系。

大人笑孩子跳。

我再次想起家中久违的一种乐趣，由父亲画小人儿带来的乐趣。

若是父亲能有一地的孙子，围在他脚下要纸、要笔、要油画棒，他的生命一定会被这些孩子照亮，闪闪发光。

我看自己手上这个速写本，纸质肌理细密，白得柔和，厚度可以承受淡彩速写。

在美国是一个好品牌。

偶然一次，我给贝贝用了其中一张纸，她竟然发觉纸质好坏画出的效果差别很大。

白或不白是她判断纸质的关键词。

父亲反复触摸着好纸质，从封皮到内页，舍不得放下，感慨说，这么好的纸做成的速写本，这么好的

<<走过硝烟的梦-一个老兵的画中人生>>

纸哎。

我说，爸，你喜欢就留下吧。

我们像朋友一样交换了速写本。

父亲看着我，小心翼翼地把陪伴他多年的速写本装进我随身的红挎包里。

当我合上挎包拉链时，父亲问，你有空时帮我复印一张“八路军帮王老汉种土豆”，下次带回来，行不？

我说，不用下次，我用电子邮件传过来，让弟弟替你接收。

父亲单要复印这幅画，有什么特别原因吗？

母亲说，这幅画稿你爸爸早就丢失了。

前些年，你爸爸的老领导在北京军史博物馆里看到当年的《前线报》，上面印有你爸爸画的这幅画，就复印了一份寄来，你爸爸可把它当宝贝了。

失而复得的心情，我也有。

父亲所有的画稿，画稿中的人生，差点儿就被我错过了。

我沉甸甸地带着这些画这些岁月这些梦想，飞向地球的另一面。

我当时并没料到，此后每次回国探亲，我都毫不犹豫地把父亲的速写本放进随身旅行箱，带回去和他一起翻看。

许多流逝的情节细节就这样被父亲打捞起来。

走出家门，空气又黑又冷。

路灯闪烁，雨雾贴着我的脸。

我回头，父亲倚着一根红棕色的拐杖，站在空空的阳台上，目送我。

灯在他的上方亮着，勾勒出一个苍老的轮廓。

父亲仿佛是一个正在谢幕的人，深色幕布在他身后无声地落下。

我挥一挥手，细密的雨雾在我的率领下纷纷赶来，向谢幕的人致意。

在我模糊的视线中，父亲的身影和另一个身影重叠在一起。

那是他留在速写本上的一个孩子，他穿着过膝的军装，右胳膊举到帽檐下行军礼。

这个孩子，笑意写在脸上，被父亲不止10次地画过。

这个孩子，被人称作“小胖子”，也有人叫他“小希特勒”。

有哲学皇帝之称的马可-安东尼在结束他的长卷《沉思录》时，说到最终谁都要从人生的舞台上退场，即使你觉得自己的戏还没演完，新的演员已经代替你成为主角。

这就是人的命运。

既然在劫难逃，索性不逃。

我的父亲，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之后，体面而庄严地退场了。

空荡荡的场地上，留着他的速写本，在忧郁的蓝光下散发着自身橘黄色的光泽。

我不会让这束小光芒在我的手里熄灭。

有人问，如果这些画不是你爸爸画的，你还会被触动如此之深吗？

我说，会！

当然会。

这些画曾经触动了很多人，其中有当年的吕正操将军和聂荣臻元帅，许许多多文化和没文化的普通士兵、投身抗日救亡的知识分子，以及村庄里的男女老少。

现在的人看了能否被触动，我不知道。

这些画带给我的感触是双重的。

作为一个以美术教育为职业的人，我看到的是一个孩子执着地在艰难中累积的努力，那些稚拙的线条和图形在他的手中渐渐舒展；我还看到了图画以外的意味，那是完全不受技巧约束的一种情绪、一种向往、一种追求。

当然，正因为他是我父亲，我看到的不仅是图形，也不只是图形后面历史的风风雨雨。

在那些手写的平静的线条下面，奔涌着父亲无怨无悔的追求，我从中体会到一缕苦涩；他为之倾心的美学理想，注定与我有着一脉相承的缘分；他真实相信并努力实践的入文信仰，公正、宽容、平等，

<<走过硝烟的梦-一个老兵的画中人生>>

那是他和我共同向往的最好的社会。

我从父亲的经历中看到我自己，我们一直都倔强地以各自的方式，赋予自身一种自由与尊严。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 从我决定要动笔的那一刻算起，好几年过去了，我都没动。

像一个极有耐心的渔翁，蓑衣斗笠，独钓寒江雪。

渐渐，竹篓里溢满了从历史深处钓起的记忆。

渔翁该收杆回家了。

在地球的另一面，我把父亲的速写摆在白色的地毯上。

就地理位置而言，这些小画片就在父亲的头顶。

像星星，悬挂在他的天空。

我低头，父亲抬头，我们能够同时看到纸片上的梦。

这是一个乡下孩子的梦，从色彩褪尽的冬天生长出来的种子。

冀中，正是这个孩子梦开始的地方。

当生命被深深含进黄昏，父亲对这块土地的思念愈加强烈。

对于苍老的父亲，冀中已是遥不可及；而我，这样一个内心生风的人，不用翅膀就能飞回那块土地，沿着倒流的时光，为父亲追寻生命的印迹。

内容概要

《走过硝烟的梦：一个老兵的画中人生》是敏毅先生的散文作品集，书中具体收录了：《门神门神抗大刀》、《内心是雪也是火》、《离战场越近，梦越真实》、《长翅膀的小天使》、《石榴开花》、《石榴花落》、《寻找失去的天空》、《纸片上的梦》、《速写本中的人物结局》等作品。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凯尔泰斯·伊姆莱说：有谁能够通过我们的眼睛看到这一切？

那些遥远的故事，刚开始，还和我保持着距离。

在我一行行地把日子写了过去之后，突然感到，自己就像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

说冀中是我梦开始的地方，也未尝不可……《走过硝烟的梦：一个老兵的画中人生》是敏毅先生的散文作品集。

作者简介

敏毅，旅居美国加州。
毕业于暨南大学，曾从事文字工作多年。
再次毕业于加州州立大学，美术硕士学位。
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美术师职称，现从事美术教学与管理。

书籍目录

写在前面的话第一章 门神门神抗大刀第二章 内心是雪也是火第三章 离战场越近，梦越真实第四章 长翅膀的小天使第五章 石榴开花第六章 石榴花落第七章 掩埋少年梦第八章 寻找失去的天空第九章 你往何处去？第十章 纸片上的梦第十一章 冰河在燃烧第十二章 速写本中的人物结局后记

章节摘录

第一章 门神门神扛大刀 黄昏的树影拖得再长也离不开树根，你走得再远也不会走出我的心。
——印度古代作家迦梨陀娑 童年的记忆很像在泥土下过冬的麦粒，长时间沉默不语，忽然间就争先恐后地冒尖，田野里全是它们的声音。
我由此收割关于冀中的印象，算得上原装正版。
突然明白，父亲的画给我那么强烈的感受，与这些生命力饱满的“麦粒”不无关系。
而小站台，则是记忆开始的地方。

一个模子倒出的小土豆 冀中一个火车站的小站台，落客散尽。
只剩一个女孩儿倚着式样老旧的旅行包，坐在冬日稀薄的阳光中。
是我，那年10岁。

接车的人还没到。
站台前后方都是田野，褐黄的泥土覆盖着过冬的麦粒。
身后的麦垄不见边际，抄近路的脚在上面踩出清晰可见的小道。
前面麦地的边缘是公路，路旁高耸的白杨树裹着冰霜，晶莹洁白。
白杨树的另一边我看不见，但听说那是滹沱河。
河面结冰了吗？

公路上稀疏的骑自行车的人，哪个是来接我的？
我的想象力到此为止，开始发困。

忽然一片嘈杂声从头顶掠过。
我抬头，眼看一群黑色的鸟飞过素白的天空，瞬间就没了踪影。
接我的人来了，笑得歉意很深。

我说，看见一大群黑鸟。
他说，大冷天的怎么可能，你做梦了吧？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